



世紀末的田園

——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1987—1992)

江 堤 陈惠芳 彭国梁 主编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世紀末的田園

——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1987—1992）

江 堤 陈惠芳 彭国梁 主编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200018

(皖)新登字04号

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1987—1992)

江堤 陈惠芳 彭国梁 主编

责任编辑:左克诚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潜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7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8万

版次: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72-2/I·782

定价:5.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07	 (首9)	叶火·王林益金	宇潘吴
97	 (首9)	也歌山客游山	鄧 李
87	 (首9)	大骨節黑流土黃	閔小李
93	 (首8)	詩冬的蘇明育好	立兄露
001	 (首8)	泉涌的寒烟	曉慈露
108	 (首8)	韓宇峰一景區滿	黎太宋
111	 (首1)	輝的苦功樹好	潘白潔
120	 (首3)	輝的對對好	李國湘
127	 (首01)	春中不冬候	吳堅潔
132	 (首1)	管東的張土	二南潔
143	 (首1)	王林益金	陳 潔
146	 (首11)	裝干的葉茂金村	陳升潔
151	 (首01)	西眺 西眺	市千潔
160	 (首7)	鍾朗王林益金對小	林 潔
167	 (首01)	華堅張干冬	宋 潔

目 录

彭燕郊：精神的历险过程（序一）.....	1
萧 元：流放者的归来（序二）.....	5

上 卷

江 堤：曙：帛上的少女土上的少女（10首）.....	11
吕宗林：裸露的田畴（10首）.....	22
刘 阳：马罗大叔的女人（10首）.....	32
朱月会：黄昏的时候回家（6首）.....	40
陈惠芳：最初与最后的阡陌（11首）.....	44
陈英伟：楚地巫风（10首）.....	55
陈新登：月光是乡村的全部温柔（10首）.....	62

吴新宇：金色村庄·火种（9首）	70
李 暄：山还在山那边（9首）	79
李小阳：黄土掩埋的骨头（6首）	87
杨汉立：没有围墙的乡村（8首）	93
杨放辉：做我的新娘（8首）	100
宋才铨：淅沥是一种宁静（9首）	108
张白影：似甜似苦的歌（4首）	116
张国华：饥饿的呐喊（5首）	120
张绍民：到乡下作客（10首）	127
张声仁：土地的声音（10首）	135
张 莉：抵达村庄（4首）	142
段传新：怀念玫瑰的手势（11首）	146
姚子珩：湘西，湘西（10首）	154
荒 林：小陶罐在村庄隐居（7首）	160
耕 农：乡干部纪事（10首）	167
黄光耀：质朴的舞姿（10首）	177
雪 苇：胃之外的饥饿（6首）	184
银 波：双肩落满凤凰（9首）	189
彭国梁：小路明显倾斜下去（11首）	196
彭文杰：父生之地（10首）	206
蓝 戈：大路朝天（10首）	215
楚 子：麦地黄昏（8首）	225
墨 脱：回归·火山的诱惑（5首）	234
戴 玉：洪汛来临（10首）	242
王经纬：黑土地（6首）	248
师 鹏：菜园与嗓门（11章）	253

刘清平：故乡的慈氏塔（12章）	260
张圣起：人在深山（11章）	267
张震宇：放排号子（9章）	273

（表惠菊）（二首首三）果出士之海
（樂國導）工百 下 卷
（吳工）（首一代）士之志新

中外诗坛报	281
-------	-----

落日（陈惠芳） 秋夜（江堤）
喊风（彭国梁）

科学诗刊	284
------	-----

住在海滨的后半夜（江堤） 福婶（彭国梁）
面具（吴新宇） 一厢开花地（陈英伟） 蓝
色帆（刘阳）

诗歌导报	289
------	-----

一莴白菜在刀锋下说（陈惠芳） 肚脐上挤出阳
光（彭国梁） 抚摸白菜（江堤） 品木
耳（姚子珩） 在缀满黄菊花的山丘上（陈英伟）

湖南日报	294
------	-----

木瓜村阳光灿烂（外一首）（江堤）
雪（姚子珩） 钟爱乡土（杨放辉） 春天的
喻意（陈英伟） 腊月（段传新） 秋天速写
（杨汉立） 在城里，在乡里（彭国梁） 洞庭
雪（彭文杰）

星星	301
----	-----

一株水稻的成长过程（外一首）（江堤）
农夫的手相（外一首）（陈惠芳）

青春	304
----	-----

08	谷雨(三首选二)(江堤)	新乡土世界(组诗)	平雷
78	诗选二)(陈惠芳)	土家织锦(姚子珩)	姚子珩
中国青年报		309	
	新乡土世界(三首选二)(陈惠芳)		
	液态乡土(外一首)(江堤)	石工(彭国梁)	
湖南文学		314	
188	人间烟火(陈惠芳)	乡土的歌(彭国梁)	彭国梁
	为泥土而歌(江堤)	吴昌	吴昌
		(陈惠芳)	日登
		(梁国梁)	风和
沉默探索的亮点终于开始凸现(编后记)		321	
顽强崛起的诗群(编辑札记)		326	
	(陈惠芳)	吴昌	吴昌
		(李德吴)	县面
		(胡文)	坤台
988		328	
	明出得土福且	(陈惠芳)	吴昌
	木品	(吴昌)	吴昌
	(陈惠芳)	土丑山前并紫黄断壁立	(李德吴)
188		328	
	(吴昌)	(首一快)	当就光雨林加木
	苗天青	(陈惠芳)	土之受特
	巨数天寿	(陈惠芳)	吴昌
	吴昌	(梁国梁)	里之五
		里之五	(立对诗)
			(杰文凌)
100		328	
	(吴昌)	(首一快)	壁近斗角前醉木村一
		(陈惠芳)	(首一快)
108		328	

精神的历险过程 (序一)

——致江堤、陈惠芳、彭国梁

●彭燕郊

雨中长谈，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读到这么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使我获得如此丰富的启迪。

一种虔诚，一种痴迷，一种无法排遣的苦恼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的真诚不是出于某种信奉，而是出于自己的信念。痴迷不是出于索取的渴求，而是献身的渴求。相信诗是生命的至高主宰，我们便不能不陷入永无休止的苦恼：一种司芬克斯之谜式的精神探索：诗，特别是今天的诗是什么？

我们不是学究，我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精神历险过程里，在对自己的精神现实的发掘和展示里，带着创造者的辛酸去思考什么是诗的本性和诗的素质。虽然我们在诗的艺术创造上往往难免力不从心：诗道至尊，诗学至神，诗艺无止境！在我们这颗远未成熟的星球进入太空世纪的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的文明还处于萌芽状态，人类诗歌文化在文明史的新的一页上应该写下的第一个字是变，现代诗人所作的一切使诗完美的努力几乎都是为了非诗，当然这里说的是以往的、传统观念上的诗。事实上，多声部合唱成为当代诗歌主旋律的主要表达方式已成为必然，多元化和总体性的吻合已成为必然，各种各样的诗的群体（你们所提

倡的“新乡土诗”也是其中的一个)的蓬勃出现成为必然,各种各样的诗流派的形成就成为必然。

历史是合规律地发展的,但并非顺顺当当的。保持现状和重复过去的势力总是利用其表面上的优势阻碍人类文明的进程。他们对人的自然特性在特定时空更迭中的改变、对人的新的感受心理和新的感受模式的改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创造新的人类意识现实和人类生存真实状态的努力怀着完全没有必要的疑虑甚至嫉恨。这些历史感缺少症患者在所有的新事物面前,除了叹气和诅咒,几乎不能做别的什么事。就这样,敏锐的新生代迅速地把握住时间的不可逆性和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的质量性过程之后,踊跃地投身于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中特殊瞬间和超验事物的心理描述的努力。这同样也是必然的。因为,对历史的真诚才是至高的真诚,而构成诗的本性和诗的素质的内核的,主要是真诚。

浪漫主义诗人曾经因为敢于无保留地宣泄他们的激情而取代了古典主义,而当他们走向美化自己、极力回避和掩饰自己本应是最可贵的本质:人的深层意识时,他们离开了诗人在人类精神领域的自然位置,他们和诗歌艺术发展的距离突然远远地拉开,由于他们已经无意于、也没有能力去使诗的本性得到阐扬、诗的素质得到增强,他们不得不让位给现代诗人。现代诗人作为现代人心理状态的研究者、发现者和表达者,作为新世纪人类精神史家,他们感受生活方式不可能是单纯的深化,也不可能是单纯的拓展。而是辐射状的深,钻进式的广。在这里,深和广是具有相似性,具有等值联系的。深可以是广的实现或再现,广可以是深的实现或再现,从而达到对当代人类精神景观的断层透视。或许可以大胆地说,你们的那些写得比较成功和接近成功的诗正是来自这样的感受方式。哪怕是一首小诗,它的容量也完全可以胜任这种全新的诗歌艺术创造要求。我们要防止的是敏锐感觉的浪

费，平淡情绪原形的无意义断片，和（即使是偶然地）把凌乱庞杂当作丰富，以及最可怕的逃离感应现场而乞灵于文字，甚至搬弄旧诗词情调。诗人和诗的永恒关系是建立在不断发现新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上的，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那么，什么是新的表达方式呢？一定要回答这个“什么是”就意味着有某种固定的方式，实践告诉我们那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宣告诗歌艺术的死亡，人类文明的停滞。当然这种可怕也很可笑的事毕竟没有发生，因为虽然有那么多沉湎于怀旧的人喜欢向后看，更多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一代却本能地习惯于向前看。最近一百年来现代诗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挨骂的过程或挨整的过程，创新是叛逆行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冒险。你们新生代正好先天地具有这种勇敢，这种莽撞，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闯劲，诗歌史应该由你们来翻开新的一页。现代诗人用以表达感受和思考的方式是完全个性化的，从而把诗的美学可能性发挥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我们每个人在写诗的时候要考虑的就不是像谁，而是不像谁，只像我自己，这就是我们的起点。在你们写得较成功或接近成功的诗里，艺术形象不是随意性的假设，而是生活感受和思考在创作构思过程中延伸、扩散后的凝聚，它们像创造者本人一样有脉搏的跳动，它们不会在读者的注视中僵化。浪漫主义诗人往往惯于淋漓尽致地直抒胸臆，现代诗人更多的是以密集型的形象序列构建一个表达机制。我们注意到了：正因为这样，诗歌艺术创造的难度大大加强了。艺术处理上轻与重的颠倒，上升与下降的脱节，表现力软弱导致的胆怯和有时变成乞求于小聪明的取巧……等等的这些违背对诗的神圣真诚的做法，是会在你失去警觉（不管你有多么丰富的创作经验！）时，无情地坑害我们的。作为现代人，我们把每写一首诗都看作一次严峻的精神锻炼是有根据的。

我还想谈谈语言。在你们写得比较成功或接近成功的诗里，语言是被你们驯服了的。人们常说，诗人应该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语感，或所谓语言直觉，诗人应该有丰富的语言储备等等。确实，诗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是最为紧密地和语言连接在一起的，它必须以最少的容器承载无限量的内涵。发现语言的潜能、赋予语言以新的功能，成为诗歌艺术创造的主要内容。诗人能够而且应该使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产生质的或量的飞跃，让一个所指成为几个能指，通过语言固有的语义系统（语词、语句、语段形成的语义链）的改造实现题目的对象化。当然，这种努力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表达的准确和艺术感染的强有力上的，与玩弄辞藻毫不相干。在你们写的不成功的诗里，有时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不合适的词语，有时是不小心让它溜出来的一个早已失去生命的陈辞滥调，有时是随手写下来的还没有被我们牢牢掌握的生僻词语……破坏了辛勤的诗歌艺术创造活动，甚至使我们成为在假、大、空的阴影里摇晃的迷路者，这就很值得警惕了。

喜悦的心情使我禁不住写下这些初步感受，作为一种观点或意见，是很不成熟的。但我相信你们，相信我的真诚，我想我是不必要再重复这句话了：是对诗的真诚使我们走到一起的。你们自然也知道，是对诗的痴迷使我敢于向你们说出这些不成熟的话的。我更多的是想得到你们的批评和指正，更多的也是为了祝福你们的努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1992年4月 长沙三舍

流放者的归来（序二）

●萧元

——克尔凯郭尔

一般地说，所有真正的发展都是返回到我们的起源。

——克尔凯郭尔

现代化与启蒙思潮几乎同步发生。我们的新乡土诗人在今天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流浪，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今天的境遇和250年前的卢梭多么相似。不同的是，卢梭生逢现代化刚刚起步之时，而当时法国的强大，亦足以消除因害怕文化认同在心理上受到淹没而造成的恐惧，他不会因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而造成心态失衡。

就在启蒙运动推崇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夸耀人类成就的时候，卢梭敏感地意识到了人类为科学与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提出要“回到自然去”。1750年，卢梭应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写了《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醇厚》一书，他对这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获奖，因此而成名。由于启蒙运动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卢梭关于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二律背反的论述，便成了日后反现代化思潮的滥觞。“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入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

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在历史的进步和退步之间的尴尬，他对科学和文明的两难态度，都是日后反现代化思潮的典型特征。

我们的新乡土诗人没有卢梭那样走运。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思潮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迅猛发展，谁要是还像当年卢梭那样疾言厉色地呼唤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就像螳臂挡车一样好笑。而一切以性善论为前提的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诘难，虽然250年来不绝于耳，仍丝毫不能阻止一切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迈进。所以我们的新乡土诗人比卢梭多了一种被抛掷感。就像我们从娘肚子里出来，事先并未征求我们同意一样，我们被抛掷到了“两栖人”的尴尬境遇中，唯一者被莫名其妙地抛掷到了某一时空座标点。这种包含了“必然性”、“命运”、“无可奈何”……等等复杂万分的规律和情绪在内的被抛掷感，是新乡土诗“文化乡愁”和“精神乡愁”旋律中反复出现的乐句。“在城市停电的时候，我们点燃一支烛光，怀乡泪洒满一地”。可是回得去么？你能保证回去了不会同样令人失望？即使回去了又怎么样呢？“我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依然是一个不识谱的游子”。“经过一段喧哗之后，我们并不想回到原处”，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到处流浪的人们，有一种见异思迁的顽症，驻足之处疑为最好的家园”。最终只得承认被抛掷的命运，可见艺术是多么地超功利。而最痛苦的抉择莫过于向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向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这是当年卢梭宁死也不肯屈服的。“而我们钉在这座城市，痛苦最深刻，也不能将自己拔掉，爱上这座城市，这座从庄稼里长出来的繁华地，毕竟养了我们整整十年”。“从庄稼里长出来的繁华地”，是诗人对城市和村庄进行历史主义思考的结果，其中当然涵孕着对被抛掷的无奈与抗议。被抛掷感还充溢在对故园的凭吊之中：“一粒因风滚动的石子可

以作证／一个虚词或实词可以作证／一只羊一匹马一条狗可以作证／一个人可以作证／小路／明显倾斜下去／骨瘦如柴地倾斜／身不由己地倾斜”，“一个人无法把小路摆平／一只羊一匹马一条狗无法把小路摆平／一个虚词或实词无法把小路摆平／一粒因风滚动的石子／无法把小路摆平／小路／注定要倾斜下去／遍身红肿地倾斜下去／脱胎换骨地／倾斜下去”。家乡的小路委实上了年纪，小路上的负载委实过重，也许它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注定了要倾斜下去。尽管诗人将情感摒弃，采用纯陈述性的文体，并且不作价值判断，但存在者的被抛掷感和“一个人无法把小路摆平”的无可奈何，却尽在不言中了。诗人的心态也注定要倾斜下去。

新乡土诗人与卢梭的不同，还表现在前者不懈地艺术追求上。后者对艺术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艺术和科学一样都是奢侈怠惰的产物，是道德败坏的根源。看来，我们的新乡土诗人是不准备响应卢梭的号召，果真“回到自然去”，回到“代表人类原生态的人类出世之地”——乡村中去了。他们宁可“就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来”。而城市里其实永远也住不惯。于是他们注定只能在诗的国度里生存下来。

我们将通过不断地返回到我们的起源以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将倒退着前进。

上 卷

卷 上